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沈錫爵

廣博物志卷十七

明 董斯張 撰

職官下刺史 郡縣

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後漢書

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

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東觀漢記

百里嵩時為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雨即降謂刺史雨後漢書

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並上

裴潛為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芘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魏略

陳泰字伯玄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僊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僊人騎五

色羊為瑞郡國志

杜預為荆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謡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晉書

劉卞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

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
令即名為門下吏後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晉書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己務施不畜
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
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
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
何以詠思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兗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

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憐於大苟也（並上）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曹嘉之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異苑）

蕭憺為荆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

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爹徒我反荆土方言謂父爲爹南史

劉秀之爲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遥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入焉宋書

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陸慧曉爲長史行事

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内及碑近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名人物躬自率領舁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

之並上

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齊書

王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上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為白帽送之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壓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上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

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遅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遅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遅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王襲為并州刺史州人為立銘稱美或曰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為兖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為此州並有政績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

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

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

陸馥俟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一不驗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

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
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
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去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
念卿幽閉令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
期而至北齊書
尉景為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
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為不剥公

任城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驅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

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並上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請為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為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

夷神烏來翔後因號其泉曰玉漿泉上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蘿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隋書以下郡縣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新序韓非子解狐邢伯都事與此

相似不重錄

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韓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

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上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懐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西京雜記

淮陽僞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壊一爐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 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後漢書　又云臥一副布絪敗糊紙補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於惟蒼梧交

阯之域大漢惟宗遠以仁徳

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産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徳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並上

桓帝時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讙讙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

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為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託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以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

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究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豈甚悦服待之彌厚風俗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嘗服麤糲不食魚肉東觀漢記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萇者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名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録延辭讓

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塡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並上〉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

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錄異傳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後漢書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陳留耆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志節爲

户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明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風俗通

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歷官舍後漢書

張盤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資其
䝉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
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資其䝉曰望遠忽不見
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懐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
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孫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風俗通

趙瑶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温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後漢書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為南陽太守號神父 並上

黄穆字伯開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鳩之瑞弟奐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歌

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黄言不同也 襄陽耆舊傳

東門𢿱歷吴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謡曰東門𢿱取吴半吴不足濟陰續 魯國先賢志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黄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

對共計校定爲適隶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
貴不尚節畆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娉妾其性
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郿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
車馬皆滅不復見隶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
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
斷其鞶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獸頭代

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苦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衿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衿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

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為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為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卒亡葬在太原赤山之

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黶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宜詰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詰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

相失追令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為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為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

振怖 賈逵碑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剌寧識之

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運資以剌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錄

𦵔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𡂢𡂢有人聲往視槎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幽明錄

吳郡陸績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吳志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宣城記

鄧攸為吳郡太守自載糧食唯飲河水而已王隱晉書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名見悅之擢為功曹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爲海南太守晝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羅浮山記

龎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襄陽記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曽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晉書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虚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南史

虞愿為晉安太守郡舊出蚺虵膽可為藥有遺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牀下復送四十

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朏字敬仲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為清談所少

謝朏為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禄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吴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為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禄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妨賢路上表請

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孔琇之為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

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罷郡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褚翔為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葉善政所感也

傅昭為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為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

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蕭勵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日吏人

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鮹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爲臨川内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均在任郡境無復瘧疾

孫廉爲吴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嚔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

此取名位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又昉為義興守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以迎

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並上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𥂁生桃牙門虛寂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

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骨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北史

蘇瓊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菫惜錢不買後魏書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

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且見憚如此

韋孝寛除淅陽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守同隷荆州情好歘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懐之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常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

命俠別立謂諸收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文帝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並上

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處無人因放還北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蹵然曰今年

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子貢)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

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

恭以潔可以親上 上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子路心服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荀子

景公欲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

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
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
悅名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
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
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
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
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内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
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

不罰偷竊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彊而貴彊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三邪舉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說苑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吾者也乃烹之淮南子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怳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

肩解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内舉不避子韓子

西門豹為鄴令清刻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

君奪臣璽令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上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

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新序

西門豹治鄴廪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
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
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
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
為霸王者也臣故畜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

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

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年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年

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呂覽

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路不拾遺諂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風俗通

河内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為高唐令密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曰縣已遣吏迎埀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兾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

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上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上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

共酺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高士傳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道取慮城良馬踟躕

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水經注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

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

曰天久不雨兆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

滂沱下雨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

發魯國先賢傳

瑯琊董种為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民為作歌流傳樂府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黿淵冬夏未嘗消釋歳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黿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小說

公沙穆為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㠯東漂沒穆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後漢書

王渙除河内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為作謡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吴祐為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謡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搏擊豪强莫不震慄京師號為

卧虎歌云枹鼓不鳴董少平

劉陶字子竒潁川潁隂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並上

王譚字世容為武成令民服徳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 吳録

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犯男子杜

成夜行得遺物一橐中布錦二十五足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謡歌曰閻尹賦政既明且脉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華陽國志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糓送吏行乏輙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爾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為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上

鄭渾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三國志

吳褚瑤字孔珽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貞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竪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為昭信中郎吳書

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應璩與曹昭伯牋

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魏略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汝陰人配社祠之上

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異苑

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内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聞之大怒手劒功曹鄧粲晉紀

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俟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俟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晉書

袁甫字公冑自言能為劇縣荀勗曰惟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虀是以

聖王使人必先以器尚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上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梁書

顧憲之字士思元徽中為建康令清儉彊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南史

傅琰字秀珪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賓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

傅翽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傅翽為官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嘗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融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

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並上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為長詔遣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者數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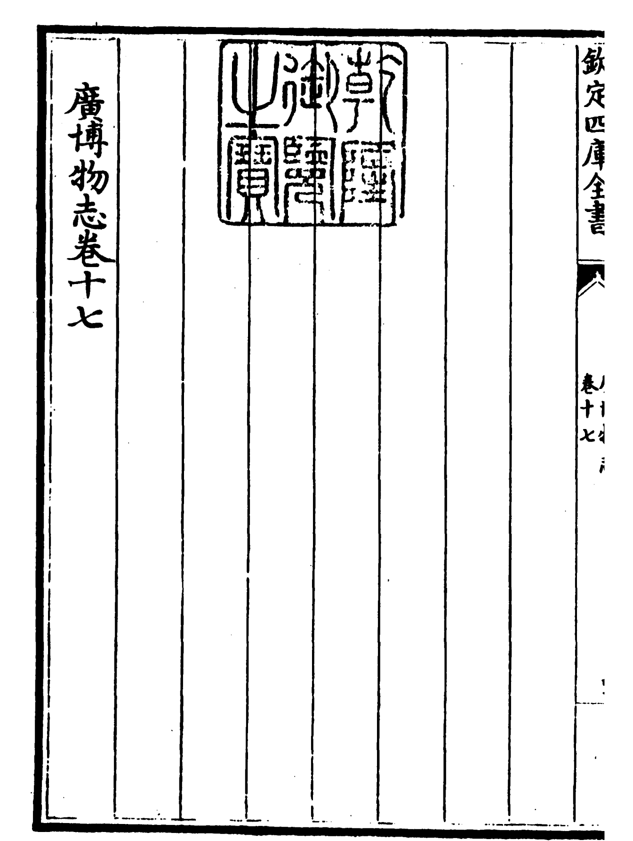
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隋書

黄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

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周斐汝南先賢傳

馮良年二十為尉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後漢書 范史雲事稍類此入神部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洛陽尉時謂之香尉述異



廣博物志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羅佑湘

廣博物志卷十八

明　董斯張　撰

人倫一　總論人　君臣　孝子　賢子　誠子

三月徹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髖就而後能行三季䐉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 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

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起於此通歷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鄭樵氏族畧

譜諜之不修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

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踈之後乃為東民之後乃為氏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塵史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

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顔氏家訓

昔堯賜稷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

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潛夫論

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雲孫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姊妹為從母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姊妹之子曰出出之子為離孫姪之子為歸孫婦稱夫之父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同門壻為亞爾雅

爸步可切父也毑子我切母也媎孟姊也媦音謂妹也父渠也

母牧也兄況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男任也女和也廣雅

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睢也家中所歸睢也王母亦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諂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弟弟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

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為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

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為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曰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曰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已家為歸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

子曰外甥其姊妹女既來歸已內為妻故其男所生為外也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已內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侄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侄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妻之姊妹曰娣娣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為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

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忪是已所敬見之怔忪自肅齋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

也已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昬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

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釋名

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

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

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董子

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

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

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踈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

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
若言春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
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
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
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
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
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
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不更用

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

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主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别於大宗也别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别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

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親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

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並上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鈎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班固幽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

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劉晝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宫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

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此與上文小異並存之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

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袵非文也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

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幭裹首而死葬以楊門之扇管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禄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新序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

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巳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

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

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

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賞之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朞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並上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犯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

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甕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新序 恭王呂氏作文王莞蘇作莧譆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繈緥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

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呂氏春秋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

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上

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

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䤄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

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頼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賈子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賔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

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說苑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聞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禄矣又安

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上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

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又何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 韓詩外傳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榭者公令吏拘之

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

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如何曰如苴其墜者何如曰如屨辦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並上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纝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

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

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鬭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以虎會為上客並上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筆墨摻牘從君之過簡子居則與

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

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别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禄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䲡去衛靈公郵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䲡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上

昔顔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黶從城上縶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為師也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黶曰畏

子之目顧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顯遂殺之論語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說苑

吳與楚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

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

心粱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粱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新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墨子

知伯嚻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知伯而去之三年將

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說苑

豫讓為知伯報讐為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顧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援劒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襄

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瑣語史索隱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韓非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

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益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弗誅腹䵍不可以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

頭授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華陽國志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次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望於子也聽子之論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上

桂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桂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别也桂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
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
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
上以
下孝子
伯奇既沉於江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
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為子也乃援琴作
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須兄弟三人兄從軍二年不歸
離須當往輸屬其弟於所知弟欲同往離須固止之去

數日弟夜亡莫知其處離須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

其操曰子安之 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

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

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

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

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

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

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

孝巳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尸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為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琴操

鄭子産善事毋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

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俗說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論衡

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淮南子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南子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公羊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

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孝子傳

張披郢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烏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師覺授孝子傳

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兔在其左右王歆孝子傳

孫期字仲彧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後漢書

吳郡馬皓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肯

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郁察母顔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上搜神記周暢事與此大同不重錄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

温恹恹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懐怨䙡之辱白日報讐海内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行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靡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

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絶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海内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鳥白雀集於隴華陽國志

吴王虚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

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

樂𢗅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𢗅伏市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孝子傳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故神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曲阜縣髙平

鄉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焏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焏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仙王玄焏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黄堂靖女真諶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

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

衣一領其第二塜見一人童顔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塜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塜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殷怪而問之母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絶者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十六國春秋

晉末黄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汎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内有水曰湎源池有芙蕖如車輪幽明録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

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氷凍僚仰天歎泣脫衣上氷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氷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益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搜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温席上

郭世道孝行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

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税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

宋書 又晉張敷以毁死孝武改所居為孝張里附記于此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天霧磚竈前忽生泉水葬竟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

改其里為通靈里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燕頷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頴川鄢陵人晉司空氷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逺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

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庚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竒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並上

鄰雁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逢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欵行

求之意此翁愴然以縢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齊春秋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涷叡明下淚凝結如筯額上扣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則鄉里宗

敬率號宗曾子

齊廬陵珪昕奔還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呌母便蘇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

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花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並上

劉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皆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南史

梁彦先七歲父篤疾求紫石瑛不得彦先憂悴忽園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北史

齊裒昻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

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首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

齊江紑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勑荅曰純誠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

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益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濬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耳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蘇後

撰孝子傳八卷上並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拔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牓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為孝行里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南史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即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

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庾沙彌晉司空氷六世孫母死所坐薦淚霑為之爛墓忽生松柏數株有異常松

梁庚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難啟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灔澦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並上

甄恬字彦約數歲喪父哀慼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南史）

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

未晚而母平復

栁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南史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

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閽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北史

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偶患病秋容貌毀悴鬢髮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

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焉

梁何瑚字重實為北征諮議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

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爐煙香氣一旬方歇以下賢子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時人謂八龍初荀氏

舊里名西豪令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後漢書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温恭語林

陳紀父實實子羣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御何如祖父羣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梁湘東王繹孝子傳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三輔決録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後漢書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力矣論衡

李宓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彥穎珪璋琬

琰世號二鳳上

戴碩子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錢宋書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獨正坐採蠟為鳳曇首曰此子終為長者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任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並上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十六國春秋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齊書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

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為名士上

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奚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後魏書

傅豎眼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名融以自負謂

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此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啻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上以下識子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

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符子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

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詔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

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諭豈復惜汝耻及
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
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
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
耳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
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

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于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聃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

瞀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辯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

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轝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儀況我不能為汝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

貴賤姝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矣 南齊書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

不應之教寧越不聞被捶（南史）

魏收以子侄少年須誡厲遂著枕中篇以戒之

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顔氏家訓）